

董升 / 著

上

大钦差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六 钦 差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钦差. 上/董升著. —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2.2

ISBN 7-80623-335-0

I. 大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488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6-2001-073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	印张	15.375
邮政编码	450002	字数	352000
承印单位	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	印数	1—6000
经销单位	各地新华书店	版次	2002 年 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	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	印次	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335-0/I·265	定价	22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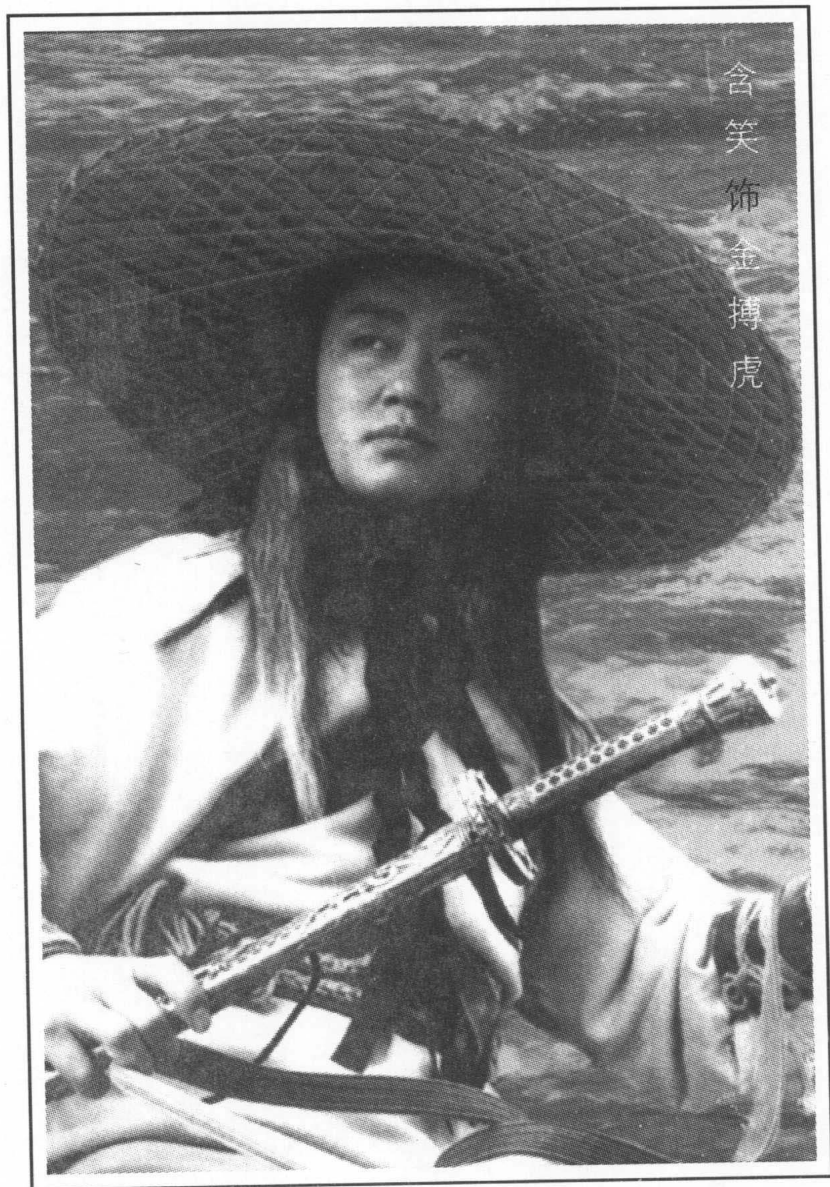
董升，戏剧狂热爱好者，长期从事电影、电视编剧工作，曾企划编写电视剧《西施》、《皇帝与公主》、《关公》(台湾华视播出)、《大执法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玉蝶》(台湾中视播出)等，现专攻小说创作。

内容提要

一个发配边疆的囚犯洛桑,是谁付出巨资玩弄他成为众人的猎物,一场猎鹰的风暴在家仇情恨里蔓延,他的过去、未来将何去何从?

一个个皇亲国戚,却心怀反志,一个个朝廷重臣,荒淫贪婪。官场黑幕重重,江湖恩怨难了,大钦差将“遏必隆”宝刀砍向他们时,也不禁为他们心中纠结的爱恨情仇所感动。

策 划：杨贵才
责任编辑：许华伟
李 珍
责任校对：崔晓旭
装帧设计：曹艳玲



含笑飾金搏虎

电视剧《皇城神鹰》剧照

宁静饰金凤凰



电视剧《皇城神鹰》剧照



傅
綺
珍

电视剧《皇城神鹰》剧照

大钦差之

——
猎
鹰

荒漠蛰伏，与狼共舞，黄沙漫烟生死处，捆缚挫辱，锻炼筋骨，情关痴缠，痛彻骨，椎心苦。

漠北猛虎，狰狞冷酷，夺爱欺凌似野兽，强作标靶，性命豪赌，峰回路转，挥钢力，决恩仇。

——
寄调行香子

主要人物

金搏虎——蒙古孤儿，本名博图伦洛桑，父为蒙古部落台吉，因养御马遭陷灭门，浪迹荒漠与狼群争食，后因机缘凑巧救援被狼群围困的道光皇帝，改变一生命运。道光见他猛厉勇毅，坚忍卓拔，随制造机遇刻意栽培，待锻炼有成，赋予重责大任，让其惩贪除恶，靖绥朝廷。漠北猛虎索默王倡乱，欲图劫持皇帝。道光以爱情、性命激励，促使博图伦洛桑搏杀索默因而赐名“金搏虎”以表彰勋迹。二十岁。

高娃——金搏虎的痴爱，她被索默王强掳霸占，一颗心却紧系在金搏虎身上，为他受伤，为他赴死都无怨无悔，最终含笑死在他胸前。十九岁。

索默——粗豪暴戾的蒙古汉子，因得不到完整爱情而愤地恨天。他受沙俄蛊惑起兵反清，不想协从的少数民族临阵倒戈，以致全军覆没，他兵败含恨自尽。三十余岁。

宁海——博图伦家奴，对主恩将仇报致夫妻反目。四十岁。

梅娜——宁海妻，金搏虎的乳母，性情刚烈，郁恨满胸，养鹰度日，等候其夫宁海共终此生。

帖木儿——博图伦家仆，忠肝义胆护主牺牲。五十岁。

大脚丫头——帖木儿之女，温厚孝顺，粗手笨脚。十八岁。

苏弩——侍卫太监，隐世武林高手，对金搏虎抚爱如子，传授武艺，开道人生。四十余岁。

麻菇——梅娜的女儿，自幼弱视，仍逃脱不了残酷的命运。十五岁。

清道光十三年秋八月。

漠北察哈尔乌珠穆沁旗的领地上。

一群衣衫褴褛、满脸沙尘的罪囚，被绳索串绑着，在枯黄干焦的莽原上跋涉。

秋阳高悬，燥热如火。

炙热的烈日下，莽原草飞沙卷，劲风扑面。

罪囚们倾身顶风艰窘跨步，解差的皮鞭在空中挥舞回旋。

年老体衰、行动迟缓的罪囚被催逼鞭打，皮鞭抽过去衣破皮开，罪囚痛极哀号、屈膝摔倒。他摔倒的身体拖累其他被串绑着的罪囚，大伙儿连串摔跌地上。

被牵累摔得满脸沙粒的一个黝黑精壮小子，以头撑地愤恨爬起，齙着白牙野兽般怒瞪挥鞭的解差。解差仍挥鞭狞喝着抽打、驱赶他们。黝黑小子在皮鞭掠头的刹那，探头疾快咬住鞭梢，挺身猛拖。解差猝不及防，被他拖得冲步前仆。黝黑小子待他冲近，奋力跳起猛踢，踢得解差捂脸惨叫，后退踉跄。

解差惨叫：“哎哟，我的脸，我的眼睛……”

他指缝溢出鲜血，恨极尖喊：“洛桑竟敢踢我，我要宰了他，我要宰了他……”

他抽出腰刀冲前劈砍叫“洛桑”的黝黑小子，骑着马行走在囚队后边的押解使宁海慢声喝说：“行了，别动刀动枪的，不怕血腥味吗？”

解差收住刀势，但含恨吐血仍踢他一脚，洛桑咬牙怒目发出吼叱。

宁海下马走到洛桑面前，眉目含笑，眼光却冷厉森寒地说：“洛桑，又发标呀，饿了几天花还这么大火气，看样子今晚阁下又得蹲兽笼啰！”

“你们欺人太甚！”洛桑切齿愤怒地叫。

“他们心急赶路，也是尽忠职守。”

宁海皮里藏奸地指点罪囚，“这些官老爷平时养尊处优，走几步路不是脚底起泡就是腰酸背痛，腿肚子打抖，在这漠北荒寒地方，不快走赶到驿站，难道夜里等喂狼吗？”

罪囚们显出惊怖，彼此瞻顾，宁海再露冷森笑容：“所以挨鞭子应该比被狼啃舒服。”

他说着拉起挨鞭子的罪囚：“顾阳光顾老爷在山西做官，总听过狼牙胜虎口这句话，因为老虎挑食净捡肉吃，狼却是吃肉又啃骨头……”

叫顾阳光的罪囚抖栗着站稳，罪囚们再按序排列，成队前进，一解差的鞭子再呼啸挥舞。

入夜。

囚队没能赶到驿站，解差吆喝着让他们围坐成圈，在中间堆积枯草断柴燃起野火。罪囚们疲累得倒地呻吟、啃食干粮。解差们解皮囊分水给他们喝。

火堆不远处的沙堤下孤伶地放着一只木笼，木笼里野兽般锁着洛桑，他双眼赤红地瞪着。

宁海站在木笼旁，倒着鞭柄敲打笼柱，讥讽嘲弄地扯着嘴角笑：“洛桑，这是你的行宫，特别赶制的，知道你蛮力大，钢箍铁钉都是特别打造的。”

“宁海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”洛桑愤恨地切齿说。

“哈哈……”宁海仰天嗤笑，“博图伦家对我宁海的恩惠可大呢，管吃管住还塞顶绿帽子给我。”

宁海牙根“咯”的猛咬一声，狠敲几下木笼：“不说这个我还不恨，说到这，就别怪我折腾你了。”

解差们在火堆旁摊开酒肉，准备饮食，有人向宁海叫：“头儿，开饭了。”

“你们先吃，把肉骨头留下给这只饿狗。”

“行，骨头上我再撒泡尿，给他添味儿，让他咸上加腥！”被洛桑踢得鼻血满脸的解差韩虎，肿着嘴唇歪脸含恨回应。

解差们哄笑开来，皆转头斜望洛桑。

宁海难忍酒肉香，吞口唾沫再敲下木笼说：“等我吃饱了再整你，哼！”

宁海走到解差群中席地坐下拿取肉块吃了起来。

韩虎压低声音趋近他：“头儿，我搞不懂……”

“搞不懂什么？”

韩虎斜眼望洛桑：“你是真照顾他，还是假照顾他？”

宁海抓过一只鸡咬一口：“当然真照顾。”

“这样照顾太离谱吧！”

宁海瞪他：“喝酒吃肉就是，管这么多闲事干嘛！”

韩虎缩缩脖子闭嘴，乖乖退去一旁坐下。

宁海抓起皮壶灌酒，眼角斜望洛桑，满脸毒恨被皮壶遮盖。

冷月寒星，荒野枯寂，锐风呼啸。

野火熄灭，罪囚和解差等都蜷卧在火堆余烬旁熟睡，鼾声起伏，磨牙和呓语声在风啸中隐约。

洛桑困坐在木笼中，双眼炯炯地望天，天空浮云游走，冷月洒照，锐风在丛莽蓑草中呼啸出呜咽的声响。

他凝望夜空，眼眶渐渐凝聚泪水，泪水缓缓溢眶流下，流到唇边，他咬牙，倔强地抹去它。

抹去再流，脸颊泪湿不干，陡地，他凝住抹泪手臂，侧耳倾听，天边有震动的雷声响起。

片刻，震动的雷声渐响，是群马狂奔、乱蹄踏踩的声音，乱蹄急雷骤闪般转眼驰到近前，弯刀的寒芒闪耀着，月光注流出汪蓝

的颜色。

解差、罪囚们都被蹄声惊醒，慌乱跳起张望，控缰勒马的索默王和蒙古铁骑已团团把他们围困。

宁海惊骇发愣，不知所措，索默王驰马到木笼旁，挥刀劈裂木栅把洛桑拖出。

洛桑错愕挣扎，两个蒙人抖缰奔来，把洛桑架空在两马间，挥鞭驰奔。

蒙人等挥刀追赶解差，把捆绑罪囚的绳索割断，罪囚四散奔逃，蒙人呼啸驰走，转眼消失不见。

索默前导，蒙古铁骑乱蹄狂奔。

奔到一处丛林前停下，索默勒马旋转，余骑也勒缰骤停，一时马嘶连连，踏跳出滚滚尘烟。

洛桑被蒙人摔在地上，双手仍被砍断的铁链锁着，他撑身爬起，蒙人的群马围着他进退踏践。

洛桑抬头怒望索默王，猛抖手中断链，满脸勇悍：“索默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救你呀，你现在不是自由了吗？”

“我不信你有这种好心。”

“笼子砸烂了，铁链砍断了，这不是现实吗？”索默满脸嘲弄，“来人呀，拿酒肉给他。”

蒙人从鞍旁扯落革囊，丢在洛桑面前地上，囊中滚出肉块儿和酒袋。

“吃吧，吃饱有力气！”索默诡谲地指指地上酒肉，“好戏才能上场啊！”

洛桑饥饿难忍，连吞馋涎，却迟迟未伸手取食。

索默催促：“吃啊，还怕难为情吗？”

洛桑盯望地上酒肉，再环顾围绕着的骑在马上的蒙人身影，

咬牙弯身抓起酒肉，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。

蒙人呼号出怪叫，从鞍旁抽出火把点燃高举，火把在劲风中闪扑出猎猎的劈啪声。

蒙人观看洛桑吃喝，怪异地悄声私语。

洛桑乍然停住咀嚼，侧耳倾听话意——

索默发出嗤笑，扬声：“你不用费劲听了，我干脆告诉你，有人要你死，却又不想让你死得痛快，所以就重金悬赏，用蒙古传统猎标的法子，把你当成围猎的狼，从这里到热河避暑山庄，区间二百里，给你三天时间，你跑进避暑山庄范围就算捡回一条命，因为谁也不敢带凶器进山庄。这一路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猎杀，杀你的人提头能领一万两赏金！”

索默边说边指蒙人群众，不禁狂笑长吟。

蒙人焦躁勒缰，马匹蹄蹄扬鬃嘶吟。

“谁！谁悬赏杀我？”洛桑冲口问。

“你自己想吧，说了就没趣味了！”

“是你！”洛桑戟指索默。

索默哂笑，齿缝中迸出狞声！

“我要你死，就绝不会给你机会让你逃。”

洛桑冷笑讥讽：“猎标有蒙古人的运动精神。”

“我杀你，不是运动，是解恨。”索默笑容骤敛，满脸毒恨。

洛桑毫不退让，嘴角发出冷嗤的声音：“你杀我也抢不回高娃的心！”

“你住嘴，”索默厉吼，“再提高娃就割你舌头，她现在在我的营帐里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”

洛桑眼眶迸出炉火的怒火，索默得意嘿嘿狞笑，把一柄匕首掷在地上。

“狼有牙，虎有爪，这个就是你的爪牙，拿好了！”